

外交報彙編

第十五冊

修正外交官之教育法

日本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外交時報

從來外交官之試驗最重法律受驗者亦多卒業於公私大學校之法科此本倣德國舊制今則此制既已陳腐即德國亦方在逐加改正蓋德國深知今<sup>之</sup>外交於國民之經濟及實業之發展尤當注重依從前登用制度於此項關係不足伸張德意志帝國之利益故亦因時變遷試用種種新制本年二月以來遂有普魯士議會選舉法之改正然普國各政黨之勢力以農業黨<sup>即農黨</sup>中央黨<sup>即加特力黨</sup>為最盛而兩黨俱執保守主義選舉法既改於其勢力大有所損甚不謂然政府因自由黨年來之公約於普通選舉及祕密投票之制概不採用而提出不甚完全之改正法案自由黨終以不能敵彼多數故不爭單純之選舉法問題而掙擊普魯士官制之全部茲述其所聞如次普魯士之行政制度論發達民利之目的實遠在德意志帝國之後帝國已於數年前將各科行政中關係民利最深之外交竭力振興新精神以改良之由是設農林隨員附屬於歐美數國及坎拿大之公使館領事館本年新豫算

中又有設此隨員於南美各國及南非之議。其任用資格。通普通經濟學語學外。須有農業商業林業之經驗。並前曾執務於實業團體者。方爲合格。近年又設商事隨員。附屬於俄羅斯土耳其遠東北美南美南非印度澳洲各重要地之領事館。以修經濟上諸學。於實業綽有經驗。並居留外國數年。且曾執務於商業會議所或商社會社者。爲必需之資格。以上二種專門官吏。並使時時歸國。調查實業情形。而報告之以常與內地之利益團體相接近。而於本國實業界之情形。無絲毫隔閡焉。夫置農林隨員商事隨員之故。正以補舊法養成之外交官之不及。後此外交官之本身。亦必養成其必需之知能。故德國於最近一年之內。已改良專門外交官養成法。於經濟上各項學問。深爲研究。令與商工業之利益。有切實之關係。以是之故。特擴張任用之範圍。而實業界之子弟。遂開一行作吏之途。又破從來外交官與領事官隔絕之障壁。凡於實業上富有經驗之領事官。得轉任爲外交官。其詳細規則。雖尙未見。而德國最近改良之事實。徵諸普魯士國會自由黨議員之演說。蓋已絕無

疑義矣

今反觀吾國造就外交家之教育。循此不變。憲法及國際法外。並無注重研究之法律。於今日最緊要之國際生活之經濟及實業之狀況。審知與否。不甚經意。一旦登仕途。就要職。欲補此不足之知識。除任事後執行職務之時。自然積有經驗外。更無他道。是以最重要之職任。而爲操刀製錦之謀。技藝未嫻以前。芸芸國民。隱被其不利者。何可勝數。吾國民甯當長此緘默乎。

余非謂今日外交家必須之學。僅經濟及實業之素養而已也。其尤重於此者。蓋最近三四十一年間之外交關係之知識。此而不深研究。則於各國現在種種事項。無判斷之能力。此則爲有志外交少年子弟普通之弱點。而將來外交官任用法。應行顧慮之要項矣。今德意志帝國已著先鞭。練習經濟及實業之知識。庶幾先得適合今日時勢之外交才歟。

## 論駐華美使葛爾亨

譯美國一千九百十年四月遠東叢報



自塔孚繼任總統以後。一切外交政策。措置裕如。而獨於簡任駐華公使。必多方物色。詳詢再三。一若甚難其人者。雖以鄭重邦交。爲地擇人。亦實有不得已之故存焉。蓋公使代表本國。任大責重。非斗筭之人所足勝者。苟得其人。則兩國賴之。況中美通商日久。美在中國之勢力。日見澎漲。貿易亦日見發達。故今之駐華使臣。迥非昔之駐華使臣可比。時勢異而責任亦異。其在曩日。凡稍悉遠東情形。畧知中國狀況者。均可充選。今之駐華使臣則不然。蓋近頃以來。中美交涉之複雜。十倍於歐洲各國。而公使之因應方法。亦宜較駐歐各使爲神妙。誠以歐美邦交。早已根深柢固。但有常駐使臣坐鎮其間而已足。不必有過人之才也。若夫中國。則拳亂以後。我美慨還賠款。其爲中國所深感。間雖有抵制美貨等之小挫折。不久而有中美聯盟之說。宛如大風吹水。瞬息即平。可見中美邦交之固。已漸厚矣。然非有超羣軼倫之公使。運其折衝樽俎周旋壇坫之妙腕。以維持之。恐密切之關係。亦將煙銷雲散而已。不然。美國素號多才。詎必以葛爾亨派遣至華耶。

美與日本向爲友邦自中國滿洲問題起而美日之感情遂惡凡造言生事之徒無不大肆簧鼓報章信而載之而美人遂爲所惑時生排斥日本之風潮且近今紛爭益甚往往因滿洲問題而及於俄其說雖若捕風捉影難以取信然人言可畏衆聽易淆故風潮一日不息卽交際一日不平若任其潛滋暗長而不加抑遏將由亞洲而擾亂歐洲所謂牽一髮而全體振動者也葛爾亨自抵華後苟能熟審機先無稍挫失立使遠東風平浪靜若撥雲霧而見青天不獨使中美交際共享平和卽日俄戰爭之釁亦不再見中美之幸亦日俄之幸雖視葛爾亨爲兼理日俄二國使事可也

葛爾亨奉使駐華任大責重有如此者宜爲歐西各國之所屬目也惟外人不察其詳輒謂葛之職守在於推廣商務爲資本家籌進行之計名爲公使實商務之先鋒此說似是而實非也惟我美對華將來所行之政策必待其至華調查報告而始定方針耳至我美之資本固厚而推廣國中之實業亦正需財大資本家安能以有用

之金錢不投於華麗親愛之新世界而浪擲於老大疏遠之舊帝國舍近圖遠雖至愚者亦不出此也欲知我美簡使宗旨之所在可於葛爾亨前年調查西班牙事而知之

方美西未戰之先美國各報詳記西政府虐待古巴之情形美人聞而大憤時有報館訪員三人欲得其確情潛往古巴內地投入義勇隊及身親而目擊之乃始知訛傳之不足恃也歸而告之於人謂報載失實西國既屬不情古巴亦難辭咎我美不必因西巴交涉而開兵衅不謂口衆我寡排西黨猶大放厥詞盡情醜詆以訪員之語爲不足信時適有美籍古人羅思易無罪繫獄爲西官虐待備受酷刑而斃事聞於美而人心洶湧益不可遏亟欲與之構戰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而駐古美總領事亦電請政府速調艦隊馳往哈那港口保護美僑謂如不允所請當以去就相爭前總統麥荊來聞而疑之不欲以無稽譚語輕啓釁端欲遣人前往調查然必得一老成練達諳悉法律精詳明斷者於是擇於衆而得葛爾亨乃令往查察事畢歸告

一如訪員之言麥荊來信之興師之議將寢矣旋以美國兵艦忽被班人轟燬始不得已而出於戰不然古巴事件當可和平解決也及美西戰事既息麥總統以之爲顧問官者一年有半一千九百零五年又有調和委內瑞拉兵爭事則以委總統專橫暴戾各國之利權悉爲所摧折各國怒將興問罪之師美之孟祿主義恐不能保前總統魯司華爾以茲事體大知非葛爾亨不足以勝任也因遣之往據上所述則葛爾亨之人品學術亦可見矣今總統塔孚令其使華亦以遠東之事關係重要故也至其爲人則以寡言著稱卽當盈廷聚議衆論紛紛非有重要之事語不妄發今奉命至華不僅爲我美賀且當爲各國賀已

## 論中日親善之道

譯日本明治四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東京日日新聞

隔一水之鄰國而文字同膚色同且有亘於千餘年間歷史上深遠之關係者厥惟中日兩國兩國之在世界其交際當最親密而最懇摯固無待言況在東洋惟二無三之獨立國不外中日當此西力東漸列強角逐之時彼此各當以爲無二之友邦



而處於互相倚助之地位。尤不待言。以故唇齒輔車之語。常唱和於兩國人間。蓋已鑒聞之矣。提攜扶持之策。亦常反覆於兩國政治家之間。而殆屬於陳腐矣。及詳察之。則兩國人間。頗有不睦之感情。雖在表面。尙爲無缺失之交際。而實不無互相猜疑。果何故耶。卽如中國往年朝野上下。無不倡言聯俄。而信用之過於日本。乃不可掩之事實。至於近時。復與某國結特別之懇意。亦不無陰以排斥日俄之傾向。在中國人一面。見夫日英同盟而後。迭與俄法美諸國訂立協約。自不免有妄事揣測。以爲日本將與列強協合。以謀不利於中國者。然此不過暗於國際關係。而中國人之有識者。恆以善意爲之解釋。乃吾輩所確知。苟有常識之人。當知日本此等政策。與中國之時與某國結特別關係者。其事情與性質。全然不同。日本對於中國。不懷政治上之野心。豈惟可徵事實而知之。且就近情而言。分割中國。卽以列國共同之力。猶爲至難。今此共同既未能成立。則懷此空想者。自非現代所可認爲正鵠。雖在往年。泰西人士。不無分割中國之夢想。及漸審其國情而後。方悟其所企望者。

僅爲空想。今其對於中國甯獻媚而取歡。無有肆爲賈怨之言動。如中國人之疑吾日本。乃真無謂而大可不必者也。此等事情。近雖漸已明曉。而滔滔民衆中。尙伏有至大之誤解。其誤解之不除。卽兩國民所以不能肝膽相照之原因。若欲於此誤解而破除之。則兩國人頻繁接觸之機會。以互審其實況真相之外。別無他道。故頻繁兩國人之往來。實爲最要。蓋僑居本邦之外人。最多者雖爲中國人。僑居中國之外人。最多者雖亦爲日本人。然兩國壤地相望。其交際往來之頻繁。原屬當然。而反不可不以往來人數之少爲其偶然。今兩國往來之人數。雖較其他爲多。然此非由兩國特別之親交。或特別之經濟的關係而然。實不過以其爲鄰國而已。若除去鄰境二字。則其往來。將與其他各國無異。或且相形見絀。亦未可知。夫在有遠緣故深關係之兩國間。而情交如此其泛泛。誠至可憾。亦至可惜者也。至就貿易言之。以國土之近。人民之多。宜乎對華貿易得居外國貿易之首位。然而較諸對美貿易。或對英貿易。竟常處於下位。是已明示本邦人對於中國不能盡其經濟的發展之手段。而

其究竟則由相往來相研究之有所未至耳。吾人既以赴華實業團。謂必可有經濟上之效果。而更有見夫兩國人之來往頻繁。實於經濟上與政治上。皆有至大之效果。故重薦獎能使兩國人接觸機會愈益繁多之事於此。

### 論俄奧兩相之交惡

譯日本明治四十三年五月外交時報

昨年九月英國福脫那埃報。受意於俄國官吏。論奧外相愛鄰他伯爵背外交之信義。乘俄國戰鬪力之薄弱。意存給侮。形跡彰著。愛鄰他亦於十一月之隔週評論。載匿名之駁論。略謂伊士福士基之外交。首鼠兩端。不能使人信賴。由是兩方之意。日益隔閡。俄奧外交。將至決裂。此爲去年以來外交事件之大者。本年二三月間。漸有和解之望。四月一部成功。茲略述其顛末如左。

隔週評論去年九月某日之論說。題曰愛鄰他男爵與伊士福士基外交上之葛藤。其言曰。自三若克鐵路事件以來。伊士福士基爲愛鄰他男爵所賣。墜失信義。溯自一千九百零三年九月。麥塞特尼亂事方殷之際。俄奧兩皇會於密士的。兩國外相

協商定使土耳其實行改良之要件。勸告既力。土遂置國際憲兵於麥塞特尼。設國際財政委員。雖皆實行。而仍不能絕擾亂之源。時閱五年。竟無寸效。一千九百零七年。列強再委任俄奧二國使土耳其改良麥塞特尼之裁判制度。伊斯福士基與愛鄰他各爲一稿。悉心推敲。甚費時日。一字一句之間。殆如精金百鍊。始成一適於實行之案。是年八月。伊斯福士基從俄皇訪德皇於西華納。德相褒洛祝伊斯福士基之成功。並於俄奧一致之案。有謹表同意之約。於是德對於土耳其持懷柔政策。改良裁判之件。反對之意悉泯。各國乃暫安堵無恐。

於是以俄奧協定之裁判制度改良案。交駐土各使會議。德大使逐條駁論。奧大使絕不辯護。事皆至奇。而奧適於此時要求土政府許以三若克鐵路築造權。此項權利本爲柏林條約第二十五條所規定。故以法理上言之。奧之所爲。不能非難。惟今此之求。於時爲不當。蓋一方既迫壓土耳其。改良裁判制度。一方乃要求鐵路建築權於土。利用此迫壓。以爲易得允許之張本。其迹蓋不可掩。果也。土於奧國所求。立



應之無難色。而裁判制度之改良。則示反對之決心。會青年土耳其黨亂起。事遂未行而罷。

由隔週評論之說。土耳其革命之亂。伊士福士基再爲愛鄰他所賣。而愛鄰他竟得本國外交成功之良機。伊士福士基雖於裁判改良問題。自知被紿。而爲國家故。不得不忘私怨。故俄國亦出條件。築造自但尼布河出地中海之鐵路。與奧之三若克鐵路連接。以相和解。又協定對付土耳其革命之事件。當時事勢。誠不可測。果使土皇遭遇凶變。土國瓦解。歐洲亦且大亂。俄奧兩國必爲劇烈之奮鬪。故預定條件。以免此爭事之重要。無逾於此。因是一千九百零八年九月十五日。伊士福士基訪奧國大使倍德於布佛洛。並會愛鄰他於是地。爲縝密之協議。是時愛鄰他主張合併波斯尼亞罕洛安俄威納二州。伊士福士基初雖反對。以此爲俄國以前之祕密條約所許。卒亦同意。惟其發表之時期。則未約定。但謂愛鄰他事勢所迫。二州不得不合併者。實行之前。必早見告。愛鄰他諾之。蓋伊士福士基胸算。欲乘奧併二州之機。

取得軍艦通行達旦納爾海峽之權。預求各國同意。然後一同發表。故伊士福士基擬自布佛洛赴義赴法。達奧之意。並表俄之所求。終至英國。以期得其同意。十月二日。既達巴黎。乃得愛鄰他書報告合併。頗駭愕。繼知駐法奧國大使早告法總統。合併之事。既已決定。俄義二國同意。今但須與土耳其直接談判而已。伊士福士基尤愕。此爲伊士福士基失算之一。而英於俄艦通過海峽一節。決意反對。十月九日。一方歡迎伊士福士基之抵英。一方集地中海艦隊於海峽入口之雷瑪諾島。以示決意反對。十三日。與英外相葛雷會見。葛雷要求撤去海峽問題。當是時。土耳其亦載論說於青年土耳其黨報。反對是事。伊士福士基但與葛雷協定奧大利三州合併事件。當交柏林條約蓋印各國會議之條件而歸。奧國與俄國不諱無異。與奧國於處國際會議之議。反對至堅。欲宣布布佛洛會談之顛末。以脅伊士福士基。而使之讓步。聲言伊士福士基署名之公文既發表。則於合併爲同意。立可明顯。然布佛洛所議。固爲設想土耳其瓦解後之處置。未便發表。猶之醫生對於重病瀕死者。

之臨牀協議。本人及親戚所不能聞。故伊士福士基乃不得已而緘默。伊士福士基憾愛鄰他之卑劣者。此又一原因也。公文謂愛鄰他之外交方針。其結論又曰。愛鄰他所行之外交。果墜其代表大帝國之威嚴與否。彼之外交方針。果爲適當與否。今不具論。惟以行其方針之故。至與俄國分離。此不能無遺憾也。愛鄰他執銳往主義。而俄持保守主義。故過此以後。愛鄰他一旦遇有機會。或出意外之措置。此固不能預測。是真危險之大者。前此俄奧兩國皆主平和。故外交上之輻輳。減之至於最少。自今以往。每生一事。彼此不得不橫目相爭矣。以上去年九月。隔週評論所登伊士福士基外相辯護文之要領也。此論既出。歐洲物議大起。所謂愛鄰他之背信行爲及進取政畧。不獨巴爾幹各國而已。卽義大利亦惶恐特甚。於是愛鄰他伯爵於去年十一月隔週評論登一文。題曰伊士福士基及愛鄰他伯爵事正誤。以辯解之。其要旨曰。所謂奧於改良麥塞特尼之裁判制度。熱心協議者。非事實也。蓋其後終不能一致。各執其稿。以交駐土各使會議。孰爲俄

稿孰爲奧稿。相約嚴守祕密。而俄乃首先破此祕密。以冀通過。又云德相在西華納聞於司法制度改良案始表同情。後卒反對者。亦非事實。當時褒洛公爵所約。惟贊成俄奧一致之案。俄奧既不一致。德亦遂不贊成。又謂奧利用改良裁判制度以迫壓土耳其之時機。以求三若克鐵路建築權者。是因一千九百零三年俄奧在密士的相約於土耳其事。兩國行動須歸一致。今之所爲。蓋本乎此。奧之哥加士基伯爵爲外部大臣時。既與俄外部大臣拉麻特夫迭相交涉。俄奧兩國同心并力。維持巴爾幹之平和。改良土耳其之內政。奧於鐵路通商工業。凡有所求於土者。從不妨礙其自由。其事至爲明顯。合併二州之事。伊士福士基於一千九百零六年六月十九日署名於同意之公文。且俄已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一月訂同意之約案。於此欲不署名。固不可得。加之伊士福士基正以合併之同意。要求俄艦通行達旦納爾海峽之自由。愛鄰他喜俄之不爲梗阻。於是兩國隔閼之情。一旦冰釋。此布佛洛親密會見之情形也。



庚戌五月廿五日

一千九百零九年十月下旬。伊士福士基由英歸。未至塞爾維亞太子赴俄。說俄國貴族社會與塞表同意。反對奧之合併三州。是時伊士福士基氏之地位深瀕於危。一千九百零九年一月。塞爾維亞議會決議反對合併。即日備戰。奧亦調派其兵。禍亂已迫。三月遂有德皇親筆手翰。俄國外交遂全歸失敗。以上隔週評論所載正誤之說如此。當時俄國自經大戰。瘡痍未復。顧其財政。又必須募戰後之第二公債。於俄

去年一月在巴黎蓋印於十三  
億五千萬法郎之借債契約

故對於奧大利不能執強硬之態度。三月二十二日。

德國大使致德皇手翰於俄皇。二十三日開內閣會議。外部大臣伊士福士基陸軍大臣雷迪該主戰。而大藏大臣古古夫遵以不利於其公債政策。盡力反對。俄皇贊成之。五月德皇旅行地中海歸。小駐維也納。受奧國官民三十年來未有之歡迎。俄之威勢。因是益殺。七月十七日。德皇遂訪俄皇於芬蘭灣之布層沽。以尋盟好。而兩國之怨。終不能釋。八月十八日。愛鄰他晉伯爵。九月。德皇觀奧大利陸軍大操。於俄之感情。不無益傷。於是九月隔週評論乃出伊士福士基外交辯護論。十月俄皇臨